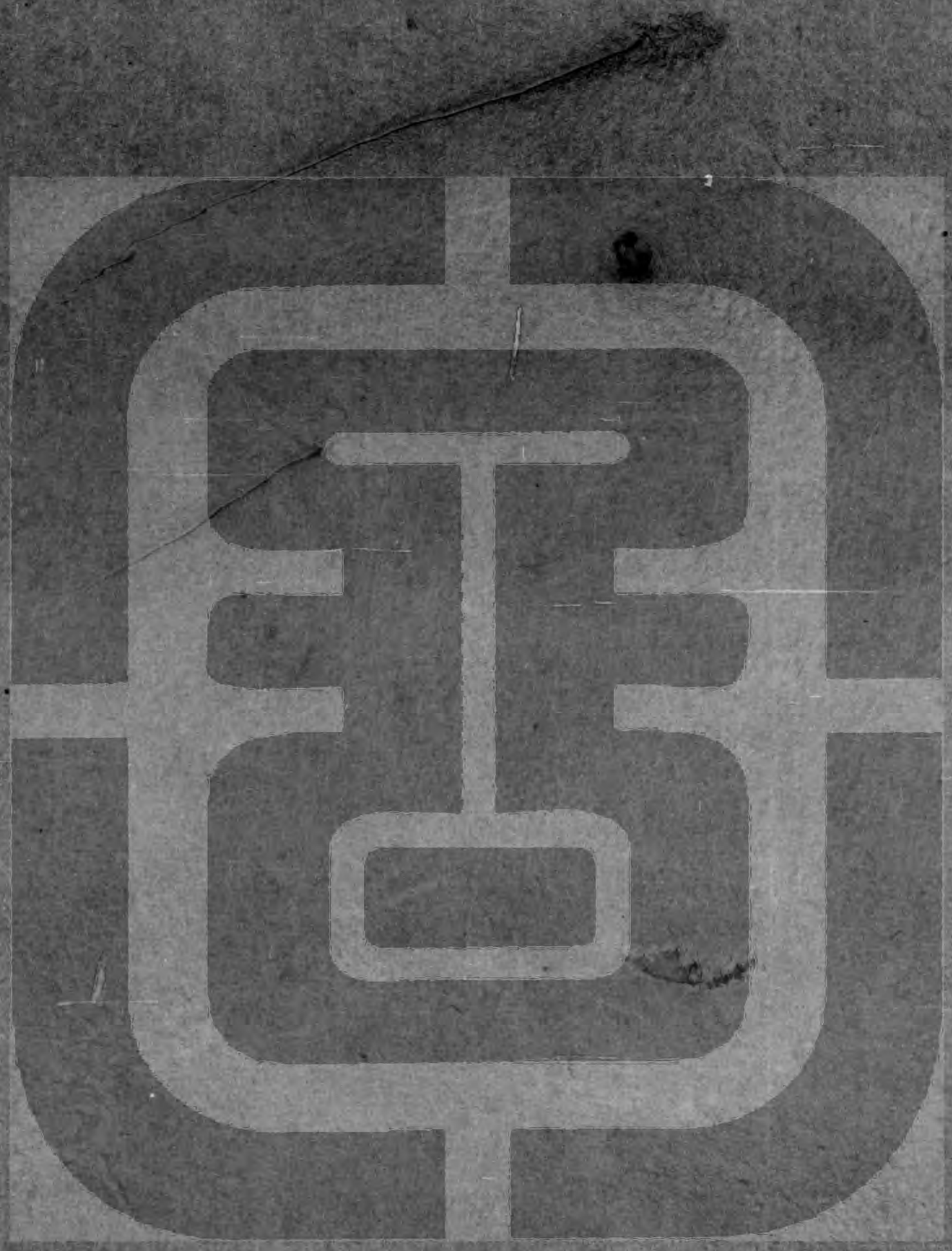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粹卷第三十八

謝啓

試中

謝銓試魁啓　趙承之

布鼓何知造雷門而妄繫狐裘將御假羔袖以居先聲寔過情榮不盖愧國家上規姚姒踵武羲農闡長世之善經厲無前之愽蹟謂忠臣乃杜稷之衛而賢者盖邪家之光式修勸學之風用廸右文之化聲明萬寓漸被百年闢雍泮以烝髦諸儒動色貴弓旌而籲俊志志傾心茅連茹以俱征楚刈翹而輩起固已林無遯翼地靡潛鱗濯濯以擢

奇並遊漢時鳳蹌蹌而効趾皆萃堯庭猶復求以多岐取
諸数路忿招徠之務廣豈褒厲之或遺眷惟胄子之員紹
乃裳華之世未嘗學問將簿領以空迷安事詩書懼膏粱
之莫正因責難於試吏俾較藝於專經優以進升汰其猥
并顧待遇之良厚亦推擇之至精雖博采兼收不中程者
蓋寡而超資躐等獲預選者幾希矧夫責在人先褒為舉
首出翰場而挾兩入英彀以無雙儻匪異能詎諧清議如
某者年惟甫冠才不迨人資欵段以無奇性冥頓而不慧
少漸鄉譽非可畏之後生長困天愚本難言之童子徒以
陶被鎔鈞之運佩藏弓冶之規竊勉強於青衿妄激昂於
黃卷讀韋編而屢絕雖鑿苦心数馬足以不知幾成懵孝
頃奉修方之功亟叨延世之恩鶼翼弗濡愧在梁而莫稱
鉛刀未割顧磨鈍以猶能默探師友之淵源妄意聖賢之
糟粕期中樂於名教恥外戰於紛華然以學當壯而欲行
時既来而不再輙起彈冠之願冀充泛駕之来森羣雋以
並馳粲紛文而角進孔庭詩禮衆各壇於家風謝氏芝蘭
人互矜於世美共願論功而第一所期奮臂以當千獨是
小生亟膺大敵勢慮彼衆思軋軋以如抽功懼它先正搖
搖而靡薄勉課淹遲之技僅成骫骳之文分澄汰以自期
嘿逡巡而引去敢意不慮之譽遽加毋望之人取乃片言

冠乎諸彥簸糠揚粃綵無實以在前爛額焦頭偶効勤而
居工豈始望之及此顧人言之謂何此蓋伏遇　某官學
擅儒宗道先民覺務主持於風教喜鑒拔於人倫物荷睢
黃寶陽秋於皮裏士歸題目儲丹桂於籠中毫釐之喜忘
褒管蘭之才靡棄謂才長而尺短姑置盧前庶聲應於氣
求或徑愧姑遂容忝冒及此超踰某敢不勉効獲伸倍勤
蜾蠃術慕盈科而放海戒止簣以虧山齊延一鳴已驚人
之勇天地萬里更圖繫水之游期少副於初心用仰酬於
厚德

謝升上舍啓

林起塵

養士莫大乎學樂從羣彥之遊論秀以告于王濫冠中羊
之選望踰意表愧溢顏閒竊以朝廷開官職之場庠序廣
英賢之路檐簦負笈者以意氣自許槁觚濡墨者以文翰
相先雖布衣失於好高然儒冠豈聞於多誤矧三舍復行
而酌熙寧之制以兩科並習而同元祐之風謹言動於規
矩準繩之中較得失於毫釐絲髮之際高下有分於程度
升沉遂隔於雲泥若德行道藝之可書皆歲月日時之所
攷凡著録者以千計各負所長今預選者僅十人中非爾
力第論孰優而孰否奚患不公而不明苟非馳籍甚之名
何以為褒然之首如某者少而好賦長則通經窮攷周官

之文歷采漢儒之說固知其為一代太平之典或詆其乃
六國陰謀之書好惡雖有不同廢興亦隨所尚惟上方兼
崇於六藝俾學者各守其一家柰何議制度者每憚其難
以至習句讀者猶病其碎重念過庭之訓深與掩卷之嗟
獵涉數萬言僅可為半我氏之學嗟弛十六載未能收毛
蹤等蓋一時之幸限年猶三尺之拘揣稱非宜黃緣有自
茲蓋伏遇　某官洪鈞獨運巖石具瞻學為一代之所宗
智過千人而曰俊仲舒生漢伊呂之聖已以加如晦佐唐
肅曹之勛不足進鳳皇芝草而皆知其瑞春風夏雨而有
功於人與其躬吐握以下窮閭莫不經品題而作佳士遂
令頑朽亦預甄收某敢不勉就範模益加鞭策無負平生
之壯志必酬造化之鴻私藝有一方愧難入翹材之館書

前人

仍三上願先登先範之門

謝升上舍啓

鳳闕疏恩詎假賢書之薦虎闈論秀幸從造士之升揣已
非宜捫心知愧竊以朝廷兼兩科而取士學校闢三舍以
養賢客東魯者射策而来樂民安者出門而笑先生館下
皆立聞進學之辭祭酒堂中或坐與彈琴之燕亦有次何

蕃之行豈無說須斯之詩孰敢荒于嬉而毀于隨亦莫不揚以言而進以德先後着綠者幾三千輩次第收科者以數百人雖曰師曰友之漸摩本吾君吾相之教育矧恩非不次毋煩貢籍之名而藝亦可書尤重中年之選諒夤緣之所自豈僥倖之或求惟其十有所能然後兩可以得如某者長為伎兩笑有嵬嶔辛勤筆墨之生涯冷落虀鹽之況味足不知其幾到目已覺於兩眵儒冠每嘆於誤身試蓆敢矜於兀座三戰三北自慚應敵之無功一否一優僅以中程而獲選復被宸庭之寵遂登天府之書限年雖令甲之拘撫已實私情之幸此非偶爾寧不慊然茲蓋伏遇某官乾坤毓靈海岳標異德業推本朝之冠文章為當代之師開館待賢無公孫洪布被之誚蒲門有客何孟嘗君朱履之多遂令鈍朽之資亦預品題之數某敢不益修所學無負此心今日知音正流水高山之際他年造化在春風夏雨之中

解試

謝太學發解啓　周夢石

賢関較藝慙非江夏之無雙天府登名偶預思廉之第七名非實稱感與愧并竊惟皇家襲積累之休真主撫明昌之運賁飾万化鼎新百為興學校以隆教養之方崇師儒

以盡作成之術穆穆唐虞之世閭閻洙泗之風駿箋八千
小太宗之正觀圖橋億萬過明帝之承平既每歲以考其
藝能復三年而登其秀異盡掃挾書傳義之弊俾無僥名
失實之徒附鳳翼而攀龍鱗滔滔皆是援犀角而擢象齒
比比有之儻非睨頴之才曷預中程之列如某者性天蒙
昧學圃荒蕪自期白屋以起家每念青雲之有路謂虞夏
商周之治載典謨訓誥之文極其深則詰曲聱牙語其教
則温柔敦厚百篇之義歷世所宗常篤意以討論幸逢時
而進取昔年奮志嘗陪一鶚之飛今日叨榮果獲雙鵬之
巧稍慰蘭陵之願僅逃梓里之羞退揣庸已踰所望顧
惟提拂蓋有自来恭惟某官秀毓星垒神鍾嶽鎮文章
艷乎春藻聲問馥乎秋蘭坐擁熊藩式布宣於王化行趙
鳳詔將恊贊於皇猷恢大度以包荒樂後生之向道致茲
謬薄亦預甄收某敢不勉所未聞激其不逮躍龍門之浪
穆乘魚化之時搖羊角之風高翥鵬飛之志少酬志願用
荅恩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漕司發舉啓

趙承之

伏審解文亦叨名薦榮踰望表愧溢中藏竊以國家憲商
周得士之方講唐漢右文之治思盡羣策一新大猷復以
聲律而考其通才兼之經術而究其學古宿儒獨高於故

步後進力就於新規鬻玉市珍固有素懷之寶奪人賈勇
或推大敵之奇彈冠結綬之朋来求氣應聲而彙至宜得
文嗣典麗之雋以副科程奬育之先如某善性素冥謏聞
非敏比緣世澤獲綴仕聯良冶尚於為裘敢忘前訓過庭
聞乎學禮常激初心服黃卷以自勤無青衫而增愧顧為
童子之技初無平日之工方乍造於廣場駭已銷於銳志
進而歛袂甘攘臂之在先居以下流敢焚舟而決勝豈謂
斗筲之瑣亦膺衡石之收揆已何勝蒙恩有自此盖伏遇
某官先生陶冶士類黼黻聖文推善誘以勸於將来略汝
疵未施於求備致茲淺學猥預登庸某敢不佩服光輝疚
勤志力一簣而往有覬於為山百川而流必期於至海庶
圖寸效用荅殊恩

謝漕司發舉啓

假館而依漕節猥已籍甚之聲越境而干薦書偶中裒然
之首衆口謂如拾芥私心愧若負芒切念大江之西夙號
長材之出廬陵居士乃今世之孟韓臨川先生即本朝之
燕許以至晏曾子父劉孔弟兄魯直擁詩壇之旄泰伯振
經郛之鐸典刑尚在風俗猶存比類升於計臺更裁損於
貢籍搢紳走集率遠千里而来布韋賓興僅有九人而已
如某者才磔梨而無韻李膚淺而不根早空羨於雲鵬進

每旋於風鷁凡三賔於鄉老未一第於春官茲避東甌之
嫌俾赴南昌之試雖移鄰部乃即故鄉放先祖之廬莫復
知於隱處按太宗之譜有同預於計階覽山川之秀而所
得已多冠賢能之登而其辛彌大此盖伏遇　運使祕書
受才傑異造理精微四部祕文典職亞麟臺之長一經妙
學決科聯鳳穴之兒輔蕩鼎来譽髦輩出遂致溝中之斷
亦叨席上之珍某敢不勉所未能求其可致上下馳騁盃
攷數千載之間南北搏扶妄冀九萬里之上

謝漕司薦斧啓

豹尚依於倅館猥出後塵鶚預薦於漕臺忝登前列衆驚
拾芥之取自笑偷氊之存竊以侯門之客三千率多長策
使部之民十萬間有異材茲類斧於星軺爰選升於天府
當獲飄飄之韻詎庸碌碌之流如某者孝勉嗣於家傳文
彊追於古作謂大夫能賦愈研雕篆之心顧小子成章倍
費畫墁之力掘九仞而泉及覆一簣而山成紛旅試於詞
場濫偕行於計籍此盖伏遇　某官道心淵靜德性中和
譽滿四方卓爾士夫之望辭高一代挺然父祖之風蚤入
踐於錦闈暫出持於繡節簡其雋秀猥及庸凡某敢不省
厥已成究所未達數千載上下馳騁益務進修九萬里南
北扶搖妄期变化

謝鄉舉啓

補官初選法當移試於漕臺較藝俊游聿輒登名於天府
虛慚芝詔實愧無文竊以榮與計偕美稱方貢得即可升
千佛之名次否則欵問諸天於定中故衆人爭惜分陰知
此夕焚膏之禁況白戰弗持寸鐵匪異時挾策之容致多
厲袂之成幃隣少造車之合轍其難若此可貴宜然如某
着繆好古書猥聞師說讀過秦論學纔止於平生誦詛楚
文言不期於怪生徒佩鴂原之誨游歌鸜鵒之華槐舍興
賢伯氏嘗魁於畯死楓宸唱第仲兄復選於乙科念鉛槧
之相承忍箕裘之敢墜眼暗青燈之讀手胼黃卷之抄謂
壁校會有於雄飛碩匣劒且甘於雌伏三年剖玉敢於楮
桑之工一擲成盧偶此樗蒲之勝家氈入手宰木愴慄緣
省分以深思實承恩之有自茲蓋恭遇判府侍郎先致居
道大華國文高蚤連中於兩科幾偏游於秦省灑落萬字
輟綵野午橋之燕處於馬遷黃閣三輔之雄藩游刃解牛
雖筆硯皆設方畧虛弦落鴈至草木盡知威名翕變士風
俾知文派慕燕公大手筆間得論衡而讀之為南豐一瓣
香未遑理罷之進也由深斗仰競已波從矧聞勸駕之勤

誰後看鞭之勇有如寒士亦赴春官某敢不勉服前修孟
堅素志行百里而半九十肯辭如策之勞去六月者繫三
千政籍登門之化

謝鄉舉啓　　趙承之

大匠程材深積弃管之懼羣英入彀遽叨采菲之收始聞
命以自疑卒循涯而知愧竊以君子盖先於事道聖人尤
貴於乘時志或可為何至漱流而枕石李如有用無慚結
綬以彈冠故書生有道誼之尊而斉子亦將相之事矧遇
明昌之運適丁旦暮之期賁戔帛以招賢鳳巢阿閣飾翹
車而籲俊鷺集西雝兒童羞比於管嬰樵採喜談於王道
方程能於里選尤皷鋭於儒流初奮臂以爭先其来猥衆
迨擅場而得雋所取幾希自非隱豹之姿曷稱登龍之舉
如某者性慚早慧識昧生知瓠匏落以無容樗曲拳而安
用過佩趨庭之訓勉從佔畢之勤力困絶韋雖區而有意
心勞刻楮竟赫赫以無功適當幾冠之齡亟值関天之釁
三年泣血心未死而若灰五日彈琴命雖存而如寄静歎
孤窮之迹甘依寂寞之濵采半菽以茹飢翫餘陰而卒歲
然念青氈舊物居懷委地之憂白髮慈親雅負倚門之望
即勉支於病骨遂輙冒於詞鋒方踵接以鳧趨獨毛寒而
蝟縮洛陽才子孰非百鍊之剛稷下先生悉是連城之價

嘿無心於角進陰有意於退藏豈緊下俚之音輒累誠衡之選此蓋伏遇　某官望隆當世李擅斯文揭字衆以垂褒標月評而定譽謂鼓皮之雖散用或無遺憐雞肋之何堪棄如可惜逐容鴆拙輒預鵬圖某敢不刻意道腴潛心聖讀勉強一鳴之勇庶幾三捷之勳壯而欲行儻振胥中之氣德無不報敢忘門下之恩

謝卿奉啓　熊子復

聖道未見方規夫子之裁在邦必聞又玷諸侯之薦衆口謂如拾芥私心愧若負芒竊以周公居而四國是訊孔父在而九夷何陋真儒所至美化自成故汝上文風之興以歐陽子而洛中士俗之厚由司馬公自昔傳聞于今親見惟建支郎更宋累朝綿歷秀氣之興衰異材之出由一介言天下事四首擢於楓庭掞二寸爲帝者師五身踏於槐位雖故家尚有存者而後世乃無傳爲昨因公衆之臨激揚進取每傷於遲鈍凡再奉于礼部未一第于太常壯懷之耿耿何存窮態之栝栝已甚方欲纂茂陵之膏守遺說而究始終竟汾曲之廬安愚分而置窮達偶因詔下復與朋来雖拘攣綴拾而成章亦底滯迂踈而取笑豈圖收於舊物仍竊占於上游此蓋伏遇　觀使樞密天資茂業

格天元勲盖世故國非謂喬木時則有若巫賢李者仰如
泰山竊自比於孟子力興古道樂取人材採其毫髮之長
振以齒牙之重遂致溝中之断亦為席上之珍某敢不推
師友之淵源振文章之光艷先進於禮樂固有擇焉知我
惟春秋罪我惟春秋豈無識者

謝鄉牽啓　　前人

思樂于泮累玷上游論秀于鄉復塵前列愧未交於弱冠
欣已獲於能書望踰所期感極且嘆竊以士貴道原之造
儒先世務之通方中興欲制於天驕而外禦正資於地險
茲俾條三道之要首令攷六朝之宜盖近徒吳頭藉淮上
藩垣之固而遠戍蜀口賴漢中椅角之疆然譬猶萬雉之
城則防在四門八尺之軀則護止數處正須碩畫豈尚虛
談儻是策之果優則他文之可略如某者閭閻賤子庠序
孤生偕冠者五六人笑老儒之迂闊陳武成二三策攷重
鎮之要衝誤合有司謂真可採向匪兩場之黜定居一榜
之魁豈但毫釐之致差所幸桑榆之救失槐花乍踏楊葉
偶穿此盖伏遇　知府侍御龍圖義氣薄雲忠心貫日峻
居南榻厲風霜繩肅之嚴邃直西廂護河洛寶儲之祕屈
臨巨屏務育英材肆畢論菌亦豪粉澤負賈誼而置門下
欲踐前言遣張叔而詣京師勉須後牽惟自勤於勤進庶

不負於作成

謝鄉舉啓　春秋都魁　吳九齡

奏凱書林願效范公之後入策勳嗣壘濫從東郭之先登懼集寵初幸踰望始竊惟夫子志在春秋推善〻惡〻之心正尊〻卑〻之分道之將廢閉於五氏之波淫帝有所興表以光堯之尊信一洗氣埃之蔽再還日月之明世变風移家傳人誦克對盛時之會允諧公選之求苟非其人不知在位如某者降才謭薄涉道顓蒙業猶失閏之廢忘識類闕文之舛謬衛多君子瞻畯軌以屢驚曹無大夫顧雲門而自絕凌兢逐隊黽勉終篇方懷外楚之憂忽有進吳之喜反思同業歷數四封辱在泥塗降縣久遺於舊老不窺園圃廣川尚滯於鴻儒慙有甚於積薪恩實歸於推轂此蓋伏遇　某官主盟公道雄霸斯文奉明詔以登賢簡烝髦而報國深嘉曲奬字踰華衮之榮愽采兼收筆或裂濡之誤遂容孱瑣亦預品題某謹當懲戒振矜聿嚴元始敢言得雋之易當念措辭之难惟升黜之兩端本東西之對設儻如麟獲誦正斈於大庭前作鷁飛抱遺經於窮巷

謝鄉舉啓　張維國

日麗宮槐袍如立鵠霜清闈棘字若栖鵶書雖天府之新

心實衡門之舊歲臨大比詔舉儒生電掣星馳走姓名於四境波飜雷動沸謡頌於九衢奪於外物之光榮成此一時之驕溢清循其本初無足誇物往貨來豈市廛之異事春耕秋穫非畎畝之奇功得之者既無矜容觀之者亦無羨色以儒獻藝以藝中程是雖鉛槧之常蓋亦農商之比矧茲里選甫預計偕前厄春官限三山之弱水遐瞻仕路重九澤之越裳物未集而伐懋遷能耕未徧而先眩積倉之富苟有識者豈致是哉如某者綿力薄才淺聞未孝黽勉詞場之獻凌競貢籍之登退與同儕袖手已多於勝已進當堅敵看鞭敢望於逾人方愧懼以靡容何囂浮之敢起曰虞顛踣仰負作成茲蓋伏遇　某官樂育英髦推揚善類參天杞梓悉由封植之勤巢閣鳶凰盡出綱羅之獲豈容孱陋亦沾選掄某敢不佩服深知率循古訓始終本末專探討於大原用舍行藏付窮通於正命

謝鄉舉啓　　吳永言

文場決勝曾微黃絹之辭貢籍登名復預青錢之選捫私心而惕共驗公選之較然洪惟　上聖之中興輔以元臣之同德舉三年之盛典搜四海之奇髦嘉與非常之人共享太平之治經術網淵源之孝詞章收華藻之才一札星馳四方風動遊庠序者嶄嶄而露頭角處巖穴者干于而

振衣冠風作鳶飛氣使魚躍才擅九流者播鏗金戛玉之
韻識該六藝者攄經天緯地之文非徒較今日之空言抑
亦究異時之實効矧建安之名郡廼閩粤之上游水秀山
佳地靈人傑皆謂攀龍而附鳳類期聳壑以昂霄豈無洛
陽之少年亦有霸陵之故將議論宏博鏘口裏之雌黃文
墨淋漓灑筆端之風雨視旅進者幾七千輩預偕計者纔
八十餘取之若此之艱得之豈容有幸凡露囊中之穎皆
懷席上之珍如某者杞性非良茅心多塞謾有浩然之氣
愧非卓爾之才裔本簪纓常憤家声之未振質雖駑蹇每
遵庭訓之至嚴誓甘黃卷之勞期復青氈之舊李粗明於
章句識未達於古今固常竊齒於剽竊不根之文惟知盡
心於誠明自得之妙既有雙親之重望敢忘三釜之可求
曩預鄉書偶遺礼部然屠龍之功幾成而輙敗而食牛之
氣雖挫而愈剛甘三年之不鳴肯一噎而廢食鷰雀豈知
鴻鵠鴟梟徒笑鳳凰不勉淬勵辟鋒再趨文陣捧巨題之
淵奥競寸晷之逡巡可愕可驚四座隱如敵国或堅或銳
滿眼屹若長城自慙綿力薄才幾至含毫閣筆思窮六韻
助安得於江山才困八吟奢敢期於鼓吹盡謂畫虎而類
狗誰知點墨以成蠅豈意參魯柴愚獲厠盧前王後況權
衡較物不容銖兩之差何樗櫟散材輙中輪轅之用分定

故也天實為之靖惟烝冒之由端有黃緣之自茲蓋伏遇
知縣李士先生珪璋素望閥閱名家才綽ㇾ而有餘事多
ㇾ而益辦仁漸百里有同冬日之温化被四民咸遂春臺
之樂行邁玉陛暫綰銅章見亟而莫之或遺用人而未嘗
中秋靜已橫雕鶚之飛浪裹春濃佇遂鵾鵬之化仲酬天
求備遂令屢瑣亦預甄收某敢不益勵前修愈敦素志雲
造次荅已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鄉奉啓

程能藝苑妄陪旅進之英游張榜樵門偶玷才雞之遴選
俯慚蕪累仲賀甄收竊以論秀於鄉而里選失於實行育
材於李而舍法溺於虛名專一經者乏今古之該通工八
韻者疑調篆之破碎內失所養孰見天地之全言非可行
昌究国家之体文風浸墜士氣靡伸華積弊之一新厲賡
玉再造羽翼聖道薪樵人材漢路廣開舜門兼闢慮經術
為未足設詞章而並行雖當朝廷多士之秋尤急郡国羣
英之選矧全閩為天下之奧壤而建水又閩中之上游才
鍾玉洞之清氣稟武夷之秀家藏千璞人衒隨珍伯仲機
雲父子敢向談經有折角之辨作賦擅凌雲之稱投牒棘
闈者九千登名天府者六千鳳詔繇飛於北闕鵬風悉蛟
於南溟宜有異人始稱盛舉如某者驅馳塲屋荏苒歲時

嗟蹭蹬之窮鱗甘蹉跎於暮齒風檐月牖久諳洋水之蘆
鹽金箭銅壺慣聽高城之鍾鼓分累屢升於優等寸長謾
冠於諸生自怜刻楮之无成人指畫虎之可笑旋丁家难
幾泣途窮抱畎畝之孤忠恥山林之小隐況神州之志復
方国步之多艱夢繞虜庭顧奮枕戈之志神馳帝坐誓寛
側席之憂瞻囧以无因懷耿而有待偶因秋試誤中
御書退省孱微實為徼倖茲蓋伏遇　判府侍御殿撰先
生坤輿孕粹嶽鎮儲靈文章一世之範模德業百僚之領
袖玉筍暫辞於班列銅魚出綰與郡符威重鎮浮恩和浹
物合境頓消於診氣提封潜轉於春風烏府抗章屢著回
天之効朱轓勸駕尤動推轂之誠致此妄庸亦豪擇ㇺ敢
不激昂素志勉勵壯猷智將效於六奇功以收於一戰湘
崖紀績當首動中興之碑周廟登歌願継献太平之雅仲
酬恩造庶荅已知

謝啓

解試

謝鄉舉啓

懷牒秋闈敢覬鵷書之舉登名天府偶聯鴈字之行得之若驚幸慶如此竊以由周而降鄉舉之法寖自唐以來進士之科獨貴較長挈大而尤艱其選糊名易書而以亦其公凡得人焉由此塗出然窮經術者或專於迂僻尚詞章者或溺於浮華才薆見於兩全士多蔽於一曲求其兼兩科而設宜莫如今日之隆解額折角而於詞章無不工

登高能賦而於經術無不備儻膺妙選莫匪通才矧建安之名邦實東粵之奧壤郁郁文風之盛嗈嗈成珠閭閻士子之多揮汗如雨應明詔者至二萬餘衆偕計吏者僅八十三人宜得穎尤以副推擇敢幸天山之三箭同歸卞氏之一門如某者才不逮中性難語上誦詩三百未知專對箕裘之學或顯于時自叔祖終於丞郎纘大父老於州縣家聲浸墜族緒益殫方思力振於前人重以天奪於所怙零丁孤苦險阻艱難惟知黃卷之親期復青氈之舊幽雖顯于之拳拳自信然蕭郎之汨汨誰知當聖明大化以寘興而伯仲偶聯於薦送審觀金示訓庶少安泉下之靈棣蕚交輝抑亦慰偏親之望朋儕改觀里巷生光顧惟幸魯之多端自吹噓之賜茲蓋伏遇

知縣學生先生林挺秀相葉綿芳將持荷橐之猷暫試花城之寄仁和初被登百里於春臺惠愛潛均融萬家於化日不自矜其貴重猶矚意於孤寒致此妄庸之人亦在掄選之列某敢不鞭其不逮勉所未修魚為鯤而鯤為鵬更借扶搖之便貍變豹而豹變虎實資炳蔚之文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鄉舉啓

陳德修

伏覩解榜叨預薦名者十載鷄窗頗熟三冬之風雪九秋

登高能賦而於經術無不備儻膺妙選莫匪通才矧建安之名邦實東學之奧壤郁郁文風之盛嗹嗹成珠閭閻士子之多揮汗如雨應明詔者至二萬餘衆偕計吏者僅八十三人宜得穎尤以副推擇敢幸天山之三箭同歸卞氏之一門如某者才不逮中性難語上誦詩三百未知專對箕裘之學或顯于時自叔祖終於丞郎纔大父老於州縣家聲寖墜族緒益殫方思力振於前人重以天奪於所怙零丁孤苦險阻艱難惟知黃卷之親期復青氈之舊物雖顏子之拳拳自信然蕭郎之汨汨誰知當聖明大化以寬興而伯仲偶聯於薦送簪纓金示訓庶少安泉下之靈棣萼交輝抑亦慰偏親之望朋儕改觀里巷生光顧惟幸會之多端自吹噓之賜茲蓋伏遇

知縣學生先生林挺秀相葉綿芳將持荷橐之猷暫試花城之寄仁和初被登百里於春臺惠愛潛均馳萬家於化日不自矜其貴重猶矚意於孤寒致此妄庸之人亦在掄選之列某敢不鞭其不逮勉所未修魚為鯤而鯤為鵬更借扶搖之便貍變豹而豹變虎實資炳蔚之文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鄉舉啓

陳德修

伏覩解榜叨預薦名者十載鷄窻頗熟三冬之風雪九秋

鴞表亟開萬里之雲天索氣復揚驚魂還不某竊以運當
神聖治纘熙豐追三代希闊之憲章新一時環瑺之觀聽
善人因之是富俊民曾不用微中養不中而才養不才與
其賢者能者小以成小而大以成大格則承之庸之凡厥
揚于王庭莫非烝我髦士顧如樵魯何足甄收某醯覆小
知蟫編久蠹雙親皓首永懷教子之書一室白丁妄意起
家之爵初不憂否泰有命亦奚恤取捨在人偶温詔以天
臨激懦衷而風動朋從文戰羣集禮闈紛紛多游夏之徒
往往在班揚之列然糊名較藝果無律外之私則開卷揮
毫但有胷中之蘊僅陪計吏幾辱鄉評惕焉累卵之危戰
之罪也慰此倚門之望幸而得之冒寵惟優循涯增愧茲
盖伏遇某官權衡吾道冠冕斯文合并為大人之公教育
有君子之樂肆令鉛鈍亦克彙征某敢不謹所操修高自
標置春回鄒律已曲借於吹噓浪擊莊鵬庶遂成於羽翼

謝鄉舉啓　　吳汝能

文闈較藝慙非黃絹之詞公榜名濫中清錢之選人驚尚
愕已處奚堪竊惟吾道之興莫若聖朝之盛黨有庠而遂
有序儒以道而師以賢誾誾邁正觀之風濟濟越永平之
美設兩科而搜選謹三歲以賓興重煩先達之賢精錄後
來之秀矧茲湓浦雄枕康廬一時鴛鷺之班半是簪纓之

胄宜登茂異上副招延如某者賦性倥侗受才謬薄嘗規
聖學求制作之淵源肯効腐儒泥詩書之糟粕慨心石之
不轉任性天之自然爰應詔音叨陪英列顧未精於隸業
偶獲預於計偕靜言僥冒之私實有夤緣之自茲蓋伏遇
某官學知問禮世號通紆早揮吐鳳之詞夙擅雕龍之
譽中全器識撓不濁而澄需外備禮儀旋中規而折中
矩每推仁而利物尤重道以尊儒致此妄庸例蒙題品某
敢不激昂素志勉勵前修羊角扶搖期高搏於萬里龍門
變化願首奮於羣英

謝鄉舉啓

謝元允

慶戰文場再鼓未衰之勇薦名上國遽收必勝之功揣分
奚堪為容有怍竊以皇朝優紆術以廣得人之路郡國貢
賢能以輸効職之誠仰稽列聖之規模實為致治之原本
暨太上俯臨於萬宇而大人繼照於四方文風盛而教養
之益勤治功著而講明之加悉求賢用士追守訓之周王
明目達聰邁重華之虞舜群賢諸路之名壤山川孕秀英傑間生
風雲矧九江之故區實諸路之當三年鳳詔之頒合五色鵷袍之衆沉酣術業者皆折角
觧頤之俊優游文藝者盡鏗金振玉之奇莫不馳騁固邕
頡頏燕許負萬人敵爭一日長氣吐虹蜺志凌霄漢宜得

兼人之技仰膺勸駕之求如某者庸駑器凡蹄涔識淺徒
奉一経之教軽辭百畝之耕映雪囊螢孤館之星霜幾換
編蒲緝柳他鄉之風月頻諳學雖未悟於吞文道蓋本期
於忘象曩因郡試偶預計偕方延薦於鄉大夫尋報罷於
春宗伯艱難萬狀連蹇百為惟自激昂詎甘弃置廣北海
末困獸奮餘而強鬬寒灰誰謂其復然妄綴蕪辭仰希明
鑑方懼武陵之獻深抵於崔君豈期張騭之文見稱於味
道幸家氈之不失欣塞馬之忽歸幡木有容鉛刀獲用唐
宗選士獲居姚簡之前夫子設科輒據冉求之上静言忝
冒實自提携茲蓋伏遇　某官地望高華天資警敏挺挺
有祖風烈顕顕為世豪英未趨紫禁之榮暫處黄堂之邊
齒牙後進題目諸生是致顒蒙亦聯優選某敢不修其不
逮講吁未聞一鵬搏霄已得秋風之便巨魚縱壑更期春
浪之翻

謝鄉舉啓

黄鵬舉

文場較藝深愧斐文之辭天府登名偶叨作者之數雖失
無雙之舊物幸收借一之奇勲獲寵若驚負愧無所竊以
國家之取士莫先科舉之得人鳳詔首頒蚪蟠崛起解頤
折角學皆富於淵源嘔心夢勝文悉工於雕篆負内相之

才者論本仁義奮少年之銳者策陳治安豈容瑣瑣之流
或玷錚錚之列必資英俊以稱選掄如某者學不驚人才
非濟世紹箕裘於累葉抱鉛槧於積年燈火可親幾對韓
檠之二尺簡編不廢屢閱井書之五車曩隨舉子之黃槐
妄意蟾宮之丹桂筆陣掃千人之後詞鋒登八士之先振
迅一朝遽作退飛之風鷁驅馳萬里翻成蹭蹬之霜蹄罔
懲敗北之軍再鼓圖南之翼巧雖勞於刻楮中復喜於穿
楊僥倖居多螽緣有自茲蓋伏遇　某官宏才偉俗雅望
應時堂堂人物之英顒顒縉紳之表肯來游於賓幕蹭擁
紅蓮佇入綴於朝班即持縈橐仁恩廣被德教旁施遂使
孱庸亦叨甄采某敢不益堅素志勉勵壯懷鵾在秋天已
借風雲之便龍騰春浪更資雷雨之思

謝鄉舉啓

蘭宮三黜方驚壯矣而無聞槐市重遊偶倖褒然而為首
循涯踰望揣已懷慙竊惟國家廣異日卿相之儲故以科
舉羅一時英俊之士工之取人既以名而為重下之求進
亦以名而相高故決螢孤之中者咸願先登而露囊錐之
顖者皆期立見然分較銖量而亦既甚迫顧甲可乙否而
孰得而公若李將軍之氣而雖號無雙以杜樊川之才而
猶第五勞既難必事非可求故其間雖有一日之長敢自

謂角立萬人之上況建安之大府實睿主之潛藩誾誾士子之多揮汗如雨郁郁文風之盛咳唾成珠當飛詔赴瓏於三年凡抱槧懷鉛者二萬齒鵜薦之榮者既非幸得在鵠頭之選者宜屬何人是必才壓萬夫量吞餘子自負平日醞藉涵養之氣乃稱主司選掄推擇之公如某者結約亡奇嶔崎可笑為文不免寄人籬下讀書未能自信胷中徒以少襲於箕裘粗能不弃於俎豆自大父老於州縣逮叔祖終於丞郎生理瓢空家聲灰冷向焉偕計雖嘗聯鴈序之三繼也退風又自歎鷁飛之屢金百煉而不改其色玉三獻而猶抱其珍茲復鼓餘勇而一行或者振前羞而薄洗拳拳自信詩三百而奚以為耿耿猶存人千萬而吾亦往雖飄逸之才未足論於作者而渾厚之氣或有取於王公故羣有司方欲寘之後塵而賢太守乃獨推之首選小才蕞爾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大匠卓然自足以破衆人之浮議縱負盧前之愧已逃陵之羞退省其由豈無所自茲蓋伏遇　判府寶文大卿先生天潢流潤日觀分輝暫以九重肺腑之親出分千里股肱之寄淮陽非薄於長孺河內聊借於寇君嘯詠黃堂不減平山之句恩波比屋喧騰五袴之謠風流文采當於前輩而求之豈弟慈祥類非俗吏所為也且與人不求其備猶聞善如有所容致此

妄庸亦被甄選某敢不愈勵素志益恢遠圖俯思竟已以
書紳仰副至誠而推轂燕臺下禮既濫塵郭隗之先漢殿
策名肯自處平津之後

謝鄉舉啟

錢之紀

螢窻隸業慙李詩謝賦之工鶚牘薦賢叨王後盧前之列
得踰意表愧溢顏閭竊以國家當閒暇之時學校謹漸摩
之教廣開數路惟鄉里取士為公並設兩科獨詞章得人
尤盛言發性情之詠體兼風雅之文江楓池草之新奇上
林甘泉之放邁文高太白詞成奪錦之榮才美相如氣吐
凌雲之壯屬三年之大比慶多士之朋來宜皆黃絹之詞
方副青錢之選如某者才非吐鳳枝止雕虫趨鯉庭而承
詩禮之傳依韓門而得模範之正襲郎鄭之故步尋星渚
之舊明初聞鴟鴞之惡音反求諸已欲奮螳螂之怒臂此
必妄人既公論之不明豈吾行之敢後得不得曰有命也
何必去父母之邦爾為哉特未達義利之理不
徒自衛而反謗柳亦逃楊而歸儒爰整疲兵前膺堅敵況
九江之較藝獨八士之中程方虞白戰之無功豈意青氈
之復舊獻書而登天府人謂有機雲慷慨之風結綬而入
王畿自幸無歆向異同之論載惟忝冒端有寅緣此蓋伏
遇某官耍世簪纓傳家清白未即判花而視草姑惟泛

水以依蓮罔間賢愚均蒙教化遂令庸謬亦預甄收某敢
不勉勵初心激昂壯志觀光北闕陪虎賁之士三千人得
路南溟快鵬搏而上九萬里庶期成就不負獎知

叙事

叙事謝丞相啓

李宜言

漏省中之密語初緣狂瞽之厚誣脫柱後之丹書終賴聖
明之洞照綸羊資黙一朝獲伸彈感涕以交零撫危裹而
尚惕竊以盜相門之璧則張儀之辨不能明受賈人之金
顧蕭何之忠無以解一涉疑似半在譴訶至若語言之無
根尤非事實之可考於茲巧中難逭深文劉洎被遂良之
誣卒至於死元忠遭易之之謗幾殞其身此仁人所以興
嗟而志士為之喪氣矧機事之不密在禁法以尤嚴故偏
聽之生姦亦危機之易發范睢折齒伍員浮江雖更後世
毀譽之公莫曉當時是非之正下於此者復何言哉某早
緣場屋之藝文獲備朝廷之器使但知斷斷以守已寧能
役役以從人豈意愛憎不遺微賤當合堂聚議蓋謀於工
大夫而詣闕上書誰語諸妾男子儻樞機之不謹顧鈇鉞
以何辭然考以歲時方祇役於江湖之上而驗之簡牘已
又違省戶之間夫何泄露之辜及乃羈單之跡簡天靡想
蹟地何言事亦甚明非兩曹子之難辨時之不泥雖一韓

偓之不容殆公道之彌興達下情而無壅謂國之人事誠非童子之可知而邦有常刑不忍匹夫之無罪處加執移灼見本源一洗沉寃遂同無過始悟雷霆之震物益天地之何心恩重丘山之輕螻蟻茲盖伏遇　某官幹天元化持國鴻鈞四方之亂未平有勞折箠一物之所或失尚軫納溝是致闊踈亦蒙湔洗某敢不憂兢接物謹慎持身効孔光之精忠至或不言於温木思史丹之奇節所當自盡於青蒲庶竭微塵以酬大化

叙事謝中書啓　晁无咎

不虔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就道跼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重叨安便幾至涕洟某聞大匠取材無不可施於繩墨中材見遇悉能自負於功名從古以然惟人所任而某稟資朽薄處已拙踈被蒙國士之知塵汚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一事徒茲廩食者十年羣飛刺天自乘時而遇合決起控地獨揣分而退安盖當庚午之冬即請廣陵之佐居然充數坐及成資以彼大邦凡更四守既惷愚之無補又施設之不專乃廢城闉有故亭榭數里而近歷年于茲至于易弊為新增小使大以職事束於為二在人情或所不爭而又考李宗諤祥符之圖稽皇甫湜長慶之記盖節使游觀之舊有玉鈎摘星

之名郡當水衝人昔目覩似聞杜牧之句別有雷唐之基
明月揚州誰家水調此詩具在此地可求惟昧周防罔思
輟止謂紆營不急實牽連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成就
還朝之後文檢良在歲月可推非門墻高誼已深察其無
它則管蒯賤生亦安得有今日仍偶去官而會赦乃煩善
貸而兼收第解藩麾旋霑祿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已以
驚惶斯蓋伏遇　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助
元化有容足以撫羣倫發為文大之圖馴致中和之盛故
寬罪戾未遂棄捐失官與官從郎得郡使自為計不過若
斯已幸匿瑕敢同牛馬之不受尚為躍沼深慙桃李之無
言固當克謹官箴益修士操信於知已雖後世淺夫慕義
感遇之詞亦不失人蓋自昔君子成功立名之本某願不
忘舊德常在下風

叙事謝呂相啟

周元英

出分方面屢掃獲門入摠鈞衡久瞻望履崇墉雖逖柔牘
時修過蒙盛德之謙屢賜尺書之賜韋相五雲之麗簷筒
生光劉公十部之賢親朋改觀慶垂老遺逢之幸方委身
造化之私遽嬰無妄之災幾動窮途之泣尚賴保託終獲
辨明伏念某天與朴忠自嫌愚拙三懷郡綬四紲縣童敢
忘大馬之勤服勞朝夕豈有消埃之効仰荅朝廷艱難備

嘗歷落可笑鈆刀每思於一試蹇足亦効於前驅嗟憂患之載罹顧生理之殆盡儻非睿主擴日月之照大臣借齒牙之私則何以辨烏鼠之厚誣還衣冠於暮齒茲蓋伏遇

某官忠精貫古智勇絕人早結真主之知自任天下之重慮淵取日萬方同仰於照臨媧石補天四海悉歸於覆燾功存社稷義重神明方宸眷之甚隆忽囊封之亟上愬辭大政乃馬真祠黃閣榮樞暫綴經邦之手丹臺絳闕去為衍地之仙樂天笑傲於香林裴度優游於綠野雖成功所以合天道然不起何以慰蒼生竚瞻袞綉之還式副華夷之望某項緣天幸獲覩台儀猥蒙月旦之評俾增大呂之重伻恩莫報刻骨難忘老不待年已作望秋之蒲柳心猶許國尚當取景於桑榆也

叙事謝兩府啓

蘇子由

某為性甚愚萬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項者得過監司造為浮謗涴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為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為計已疎雖循省之無瑕顧吹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日信俯仰於平衡不竢辨明坐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瀾名節既全死生為幸此蓋伏遇

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鑒以臨人定妍媸於須臾無施巧為憐衰罷之易毀曲為保全德厚恩隆感深

涕隕某老病既久思求歸之未能荷戴雖多恐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叙事謝沈帥啓　林豈塵

事遭非意幾為罪亹之餘力與保全幸出生成之賜愧深無語感極難名某萍梗寒蹤箕裘未裔書劒早負所學軒冕視為儻來歷落壯懷夤緣世祿泥塗久困誠嶔崎可笑之人禍患相仍有悽愴無聊之態方期寸進敢後繩趨解幕篆於華都分邑筮於海澨為賤黨食貧之計未免犇馳守先人平日之言寧忘清白到官越歲涖事惟時念有民有社之可憂柰勞力勞心之無補身其餘幾柰薄書期會之尤難吏或為姦非耳目聰明之可及獄疑未蔽謗語交紛驚譴檄之頻來飾污名而遽斥肝莫不訴徒指誓於神明毫髮有欺尚胡顏於天地迫於就道幾不聊生妻孥相對以悲嗟朋屬皆為之歎泣幸蒙寬借獲遂生成胥徒薄正於典刑屬吏得逃於沙汰因小人之言而有隙昔將滔於非辜觀君子之道而知仁今乃蒙於善貸恩厚若此人輕謂何茲蓋伏遇　某官碩德鎮浮清風激俗宣威淮海曾分西北之憂易節甌閩復借東南之重寬以御物恕而及人好惡不徇於私心予奪盡歸於公議謂江毋失布而罪令尹罪固有歸然舍郎持金而意不疑情尤可詧乃令

逭責得保更生某敢不激勵寸心隄防未路丘山仰戴縱
擢髮以難論溝壑未填當粉身而圖報

叙事謝帥臣啓　　前人

愚而自用愧拙直之非才詧則無徒宜謗言之易得幸出
生成之賜獲逃罪譴之餘感德難量撫躬益愧某天姿朴
鈍人品猥凡衣冠有負於家傳組緩幸望於世及操刀而
製錦其傷實多學縵而安弦亦在乎熟世故既踈於練習
仕路寧妨於險崎清濁一分愛憎兩見況財谷之重恐失
以毫釐而文書之來尤急於星火置之不問帑藏空而責
深詰之太嚴揉檚深而怨起方優柔之不暇遽獪玁以曾
何且君子之蹈中庸敢欺闇室彼小人之無忌憚公肆浮
言風波僅觸於虛舟萋菲遂成於貝錦維南有箕維北有
斗實則未聞謂雀無角謂鼠無牙誣因易見於心罔媿縱
目何傷雖小有言安得不恐橫逆自至反而禮反而仁膚
受不行可謂明可謂遠茲蓋伏遇　某官清標瑩玉雅量
渾金學不止於小知身盖兼於数器峻高嵩岳式生申伯
之賢蔽芾甘棠來憩召南之國簡以馭吏約而待人惟好
惡無所私故邪正不能惑一人譽而衆人毀雖或難明今
日是而前日非亦惟可教乃令脫責得與更新某敢不刻
骨深銘佩韋自警過而能改不為當今之罪人善即服膺

庶幾追古之循吏

叙事謝鄧倉啓

儒生承誤還同馬尾之書俗子無知輒肆罔牙之訟荷清明之中照致當否之悉明退自省惟益愧悚切竊以飛雪初下俄驚吠犬之何知浮雲決開賴有銀蟾之在上況類試以較藝而糊名之取人乎但公於持衡心何疑於按劒要在得之有命尤宜墜而不知朝誚主司無名子則嘗聞矣胥論貢舉不逞徒来之見焉豈料一時輒騰異議良由疎拙以致紛紜如某者識字無多立身不早誦雌霓之賦敢謂知音辨幼婦之詞居慙寡見虎虚難別魚魯莫分臨文或昧於芟滋披簡時驚於伏臘區區自守碌碌奚為僅能祇畏於簡書詎肯自忘於規矩備員半水託芘使臺偶被選掄俾司文柄雖按圖而市駿未易搜尋然披沙而漉金豈容差繆嗟爾輿儕於勝已意其妄毀以損真是誠何心恬莫知恥當不攻而自破顧厥理之孔昭果見仁賢更垂題品茲蓋伏遇　某官著龜後學蘋藻斯文中和聽之繩其直足以勝曲虚靜心之鑑其明足以燭幽樂進善良力耡強梗觀風問俗豈惟一路之澄清當軸處中佇見九重之眷倚或借紆邦之手聊將正俗之訛畧茲白璧之瑕肯使青蠅之黙某敢不敬修可顧力鞭未能記安世之卞

書少資慱洽學子雲之奇字庶免遺忘儻無媿於胷中斯乃報於門下

叙事謝監司啓　崔德符

惠聞多病竟以免官顧言不才終於去職求之古昔厥有故常夫何迷不知還尚敢貪而竊祿伏念某迂踈漫士難効驅馳沓颯陳人不任唾罵自分鴻冥于世表豈宜鼠拱于人間加之一困小官日嬰疲瘵遠遊江國未聞方士之赤丸僻處荒區寧有仙人之絳雪遂加沈痼寢就尫孱含毫日賦其病梨流涕自傷于古柳謂應擊逐以警懦庸此者伏遇　某官忠正秉心融明體物憐其老吏久玷下僚貸此餘生俾之善去分為公幹卧疾于漳濵儻効子真監門于吳市居然末路辱此厚恩

叙事謝安撫大參啓　張安國

九命作牧逖瞻師閫之雄一廛為氓近接宮墻之峻念昔播大鈞之坱圠乃今依厦屋之帡幪恭馳咫尺之書丕承進退之命伏念某鄉持末學輒冒首科觸宰路之虞羅陷親庭於狴犴飈回露塞方蔽羣憸地闢天開俄登衆輔乃聖主類郊之二日辱明公造膝之一言何但釋纍於詔獄之冤且復育才於儒館之邃恩私厚矣報効缺然謂嘗少著於事功則亦仰覃於知遇冥行自信幽黜固宜奉香火之

祠遄趍並塞遡旌麾之府夐陽重江未容望履於和門姑
欲卜居於德里是所願也敢私布之恭惟　某官道輯聖
傳功熙帝載三台之麗天極煌煌列宿之纏四溟之紆維
浩浩百川之委若稽獨化之始登翊万機之繁凡當時廊
廟之所行雖走卒而童之能誦青天白日靡容刻繪之工
矜容開商郊三面之羅已涵大惠築揚子一區之宅終藉
餘麻

叙事謝倅車啓

范春卿

某茲者獲罪公庭伏蒙　府判朝議營救者伏以洋水棲
遲輒肆一朝之忿府庭雜訟難逃三尺之刑雖云禍福之
無門須信榮辱之象德欣蒙大造保庇餘生恩實有歸罪
非幸免竊以學校者乃國家教養之地規矩者乃宗祖條
制之文非育之以才則無以作成非繩之以法則無以自
檢青衿子佩孰非嘗國之諸生博帶褒衣莫匪韓門之弟
子況冠屨之制取象於天地而朋友相訓當攝以威儀君
子不重則不威豈容跣袒丈夫以氣而相許何事紛爭主
其事者雖在廣文任其責者一歸直學法行惟允奪百事
邑三百無忿言事或有偏宜伯宮黜一毫而不挫儻肆敢

羣之舉亟從鳴鼓之攻況敢文過而飾非從而奸名而犯
分如某者賦形鄙陋稟性惷愚威雖守於佩韋怒或忘於
投火幸脫身於僑藉偶著錄於師黌終始十餘年礼樂甘
陪於後進大小百餘戰孤螢嘗忝於先登祿未及於榮親
言每嗟於忤物犯而輒較或探石勒之老拳勇而無剛亦
鮑李陽之毒手壯謾同於暴虎怒何異於鬬雞始造折獄
之仲由終為脫帽之張旭憂危万緒挫辱百端桁楊在前
固可寒心桎梏滿目不無酸鼻鬼號棘木誰招去斡之魂
角咽梅花徒激思親之淚已有所召悔且奚追敢興寒灰
復然之言有愧愷風自南之什陋井而投石者蓋亦有矣

況淵而援手者豈無人哉五刑之屬三千疑赦議呂刑之
罰大衍之數五十拘幽符周易之占免為天地之弃民幸
保父母之遺體誠非僥倖蓋有夤緣此蓋伏遇　某官量
陝滄溟氣吞雲夢文章特其餘事道德本於初心風月平
分已播海沂之詠家山相屬真成晝繡之榮載觀靖國之
初上迨元豐之盛肆朋黨為操攻之術暨權豪扇薰轑之
威媒孽禍胎滋萌亂本當國忠有炙手可熱之勢獨賈誼
懷積薪未然之憂逆催姦惡之鋒獨陳社稷之計尊堯助
舜懋昭烈日之忠轥蔡轢王綽有回天之力臧孫有後於
魯國魏謩不替於祖風馬遷願執晏子之鞭李邕求識杜

甫之面朝三等而暮四等自嗟稟賦之窮奇人一天而我
二天尚賴恩光之庇覆某敢不操堅松栢志勵雪霜更過
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好善若江河之決而孰能禦也
修德無忝乃祖謹行恐辱其先茲用不犯有司免至覆餗
前轍炙眉見辱猶強肯効於郭舒嗤面待乾棄順願希於
師德俯終儒業工答已知結草以亢杜回尚期身後扶輪
以報趙盾敢異生前

謝啓

敘事

敘復謝太師啓　汪彥章

事遭非意如拱璧以投人恩予更生幸大鈞之播物亟解
鴻鴻之綴遐征魚稻之鄉展轉逾時低回就職伏念ㄙ世
資寒賤天性重遲自初奮於徒中即辱收於宇下雖禍患
飄零最為可笑而衰怜記録終不少衰屢陪鉛槧之羣英
幾閱星霜於半世獨依洪造豈有他賜當風波洶湧之時
每為十手所指然犬馬區區之志未嘗一日少移天寔臨

之人皆知此昨被鸞臺之屬仍繙瓊笈之書皆當世之必
爭豈非才之敢望果聞側目遂至求瘢始騰憲府之章繼
上掖垣之奏當其極口聞者寒心雖寒恩欲返於故棲而
衆論必擠於外服若謂叨逾於寵數誠且甘之至云結造
於事端則為寃矣盖宰柄雖明於黜陟而人心未泯於愛
憎幸公議之傾揺借狐蹤而聳動始謂帡幪之仰託安得
禍機孰云萋斐之横生反汗恩地但欲薄人于險靡思投
鼠而傷事始流聞人皆駭愕市三傳而有虎誰為釋疑墨
一誤而成蠅卒蒙觀過茲盖伏遇　厶官學觀百聖勲塞
兩儀執古璣衡轉一元於斗極收時杞梓列衆正於朝廷
爵齒並崇身名俱泰相堯舜既逾於七閏猶伊周僅数於
三人方為天下之安危坐灼人材之邪正謂鴻飛天末而
人自楚越雖迹難明然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於情可赦
姑從輕比用息衆讙厶敢不仰佩生成退安流落間簿書
之餘日理編籍之舊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皆緣薄技
待以國士而報以國士誓俾餘生

叙復謝宰執啓　馮當可

十年罪廢形容將老於困窮萬里哀號造化寔憐其誠悃
俾還舊物用條前違初疑冒分而黷尊難逃大戾終乃原
情而示恕畀以更生叨蒙至深涕泪俱下竊以仕而坎軻

隘塞者命不可力爭時之昭明公通者天必惟幸會敢因
湔洗略叙感銘伏念厶受性惷愚周身闇謬始以諸生而
忝弟屬在壯年繼於強仕而得行又當盛世便謂功名之
唾手不虞限險之在前觸情妄行慕昔人太連大步疾走
拂衆論以居多鬼神已惡其失中謗怒交興於罔測致煩
吏察仰溷刑評當逮就之沸騰亦推求之極至濁斯濯足
敢將瑕類以尤人窮乃呼天惟恃照臨之在上賴鈞元之
浩蕩隆仕體以涵容謂其抗志之不回要當誤物察其用
法之或過徒以為民特屈嚴章姑停見任散久囚於熇暑
息廣步於長途不使微文或傷寬網伏自炎炎之勢既謝
惴惴之魂乃安伏草依巖正欲省愆而念咎澡身浴德更
期建効以報恩而禍釁相仍煩冤滋甚死亡過半兩纏風
木之悲貧病交攻幾誤凡筵之託靜思顛躓皆自取求負
譴歸耕桑麻以為辱我投閑變白江山已久厭人故因朋
舊之私具鳴肺肝之切單詞朝去吉報暮聞飜四海之瀾
既撲燎原之急下三塗之綆更垂振墜之功不有大恩誰
哀久困妻孥興嘆无復號寒而啼飢閭里言情是為生死
而肉骨人微易殞德厚難覃此蓋伏遇　厶官道佐帝王
勳兼文武遏橫流於指顧集大定於笑談廊廟无為寔風
雲之天授宗祧有相宜受考之日來方將敕羲和以順陰

陽之經考律度以復英莖之制君陳事業自當永世以有
辭伊尹憂勞每念一夫之失所致茲抵冒亦獲蠲除厶敢
不稽舌齒之柔剛鑒春秋之生殺直而不撓務守平生之
長察則无徒益遵皇極之訓求為經濟用副生成

叙復謝丞相啓　　胡邦衡

寵以官聯復二紀鴻陂之舊畀之司牧驚千行鵶字之新
驟從廢棄之中有此遭逢之幸竊以古者被放必限以年
後世淫刑至於沒齒極其所往生无還期孫權悔過於虞
翻骨朽已久順宗思庸於陸贄詔至而亡況朱雀在大海
之極南望赤縣及中原之以北豈特風牛之弗及盖亦水
犀之莫通號大法場謂多死者自唐以後旅襯如趙端明
者殆一千人繇今以觀內徒如丁晉公者纔一二數雖韋
執誼之姦黠而李德裕之精忠莫不畏屍以歸未有賜環
而返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如厶者學術空疎性資魯鈍辨
驪黃而識字粗發童蒙溲雞白以植碑僅仝而戲當建炎
安興之日切聖門德行之科繼蒙君相特達之知復玷茂
異方正之選乏師友淵源之奢濫編研摩削之官鬼迫口
而妄出瞽言天奪魄而仰膺震怒迹其罪戾久合諸夷頗
屈典刑得非僥倖三遷魅野生莫保於孤根再涉鱷波命
偶全於一葉食有併日衣無禦寒倚門有八十親豈特一

則以懼盡室幾二百指敢云七必不堪窮愁日甚於三閭憂愠時遭於六醜瓊管連興於大獄珠城潛中於微文貶潮陽八千里而馬不前蓋不數韓公之詠牧海上十九年而羝不乳焉敢期蘇子之歸豈謂雅眷之餘尚煩當宁之念忽報鴈峯之徙旋從螺水之還自揆愚衷已踰望外遽拜嗣皇之新渥驟令復秩以分符得之若驚憚不知措三太守除於一日何異先賢鑱脚刺史之榮二千石入為三公當見前史喜足承君之義自惟何者曷以堪之茲蓋伏遇ㄙ官股肱元聖舟楫巨川建極則有猷有守而有為養浩則至大至剛而至直舜既生而稷契自至天寶相之宣中興而丙魏有聲吾先取爾方離明之繼照適泰道以彙征惟大賢能格於君心蓋常以道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何必言兵每怜遷客之無歸雖乏寸長而不棄重念本朝之起廢特捐支郡以見收伏念ㄙ曩歲趨承嘗親丈席晚途飄泊莫造仞墻辱去盆以望天恍彼雲而見日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仰塵搔物之功有民焉有社焉何必讀書初乏長人之德惧明恩之莫報誓刻骨以無忘過此以還莫知所措

叙復謝執政啓

唐 子西

始緣力請得返弊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進銘佩亦復

兢惶厶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焉自收老大之心遂絶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於管寧久已飾巾志意自同於陳寔忽奉貽回之蹟大推霶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次甄收頋惟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蒙記録不忍弃捐謂其嘗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仍處以虛閑就其自為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敢不知歸此盖伏遇　厶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蒙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既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耋之憂辭受之間莫知所措

叙復謝參政啓　孫仲益

棲遲散地久從鹿豕之遊供奉内朝復造鵷鴻之列饕恩過望念德知歸伏念厶来日無多衰相盡見鑑井而跰躃自笑倚門而骯髒可憐鄴侯三萬軸之書束之高閣甫里五百弓之地弃為閒田空有此生所欠一死敢覬大鈞之播未忘故劒之求丁令威化鶴千歲而歸藺相如懷璧萬里而至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茲盖伏遇　厶官登踐政途承輔樞極矜收一佚惠保窮途激水西江振綱罟暴鰓之急摶風北海縱樊籠鎩翮之飛一洗焦枯均被優渥自嗟晚遇方有幸一日之知奚假先游已不在衆人之後

叙復謝沈相啓

上書北關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綏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
緊昊丶垂精之感實愧丶造膝之陳伏念ㄙ謀身慙而愚
受性拙而褊自知寡與見謂暗人卒蹈危機為世大僇強
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腐鼠中人了無預焉而
奇禍乃如此舉有竊夫之態動成投杼之疑固已不勝衆
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患遽興大獄首實嚴科輸之鬼
薪論為城旦致之必死示以無還自惟十九年而羝之乳
無期豈謂一千歲而河之清可俟晉馬已老矣空懷服櫪
之思吳牛尚喘焉曲軫駐車之問茲蓋伏遇ㄙ官堂丶
社稷之鎮英丶人物之宗開閫大公主張善類凡預平反
之筆皆為全人一歸造化之鑪舉無弃物出餘燼於溺灰
之後援窮囚於擠壑之中鸞膠續絃可補黜劓金篦刮膜
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下之平於以佐王者居域中
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沉冤收茲不齒之身實於無過之地
戴更生之大賜亦何殊食馬之恩頓蚩盡之餘齡猶欲效
搏黻之力

叙復謝參政啓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綏巽恩更濫褒陞之典擢從
罪籍加貢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極陋

之累無周身慮患之明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怨一夫誑楚纔挾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其禍身名破滅僅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惟合浦牛衣之泣空悵望華亭鶴唳之間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上聖撫域中之大羣公宰天下之平魯一真儒覽輝而獨下衛多君子拔茹以同升壞植散羣除苛解嬈盡蠲密網稍出羈囚夫何二紀禁錮之餘亦預一時甄收之數茲蓋伏遇　某官氣充剛大性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疾邪詎詖之功鎮頹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烹寔公道廢興之所自出況寃於無所告攄孤憤於不獲申盖將使多士皆歸心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爾洪鈞既播纖芥無遺不疑償同舍之金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驂之贖幸孰甚焉大惠不貲空言難叙

叙復謝樞密啓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恩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閭載通吏籍伏念某漂流嶺嶠歸隱田廬乞火於南鄰北里之中拾穗於東阡西陌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揶揄卧聽扊扅桑婦之歌醉和欵乃漁翁之唱年開八秩星度兩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絶四潭茂渥加賁餘黎訪千樹桃而苔生種一頃豆而箕洛五鷄二母彘已編渤海之坻三鍾十束薪尚

賦支離之祿恭惟　某官文高和寡才大用難膺塔書名
極天下倫魁之選鼇扉視草冠冈朝供奉之班首膺夢卜
之求分憸樞機之要巍乎杜稷之衛燁然邦家之光將相
安危之寄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一言即可衆論景從
致茲衰屏之縱遂玷明揚之列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
以為恩而小人懷小已之私詎敢忘其報

叙復謝中丞啓

削冊書於秋官之籍繫聖天子獨斷之明齒清議於月旦
之評實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藐然一介蕞爾餘生三
蟲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為膏肓不治之疾固嘗求福於
木居士亦復祈巧於天女孫鬼神惡而天高不聞蛟龍怒
而淮深莫測歘如過隙星紀之換兩周恍若披雲天日之
見一睹仁言慷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九里蒙潤補壞墻
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東蘊火而婦還更冒曲成之造茲
蓋伏遇　某官劉大之氣充塞堪輿謇諤之聲動搖山岳
靖共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同弃物掀於淖而濯西
江之水傳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火從喑噫腦脂
去眼復見高明銘佩之私占言難盡

起復

起復除授謝啓

邵公濟

草木持喪未畢三年之制金革變禮遽令一軍以驚或恐失意外之機俾暫承目前之乏遠參密議尚敢有辭近撫全師豈不容拜茲蓋伏遇　某官收虛名而過聽貶盛德以游譚顧非所蒙豈不有自厶壓以嚴命奪其哀情先人之墳土未乾孤臣之哀衣已墨雖預聞軍旅之事豈能副將帥之思雪涕輸心已請行於餘服載病即事恐終負於異恩

起復謝太守啓　巢時用

終三年之禮制已分投閑畀一路之使權誤蒙委寄退循孱陋伏切凌兢茲蓋伏遇　某官德行準繩搢紳領袖負行已修身之學有正人端士之稱謂守道莫若守官寧辭怒犯而奪志難於奪帥可以捨生暫移晏巽之才來布龔黃之政豈久勞於分閫竚即觀於賜環入踐要途大攄素蘊借以揄揚之助致叨忝冒之榮厶仰德至深瞻風甚邇初臨所部登車雖愧於昔人知有元戎坐嘯獲觀於今日第愧未修於竿續首蒙曲示於緘縢銘佩居多敷宣罔既

起復謝司理啓　前人

三年終制已甘南畝之閑一札疏恩偶玷外臺之寄退循謭薄倍切兢惶茲蓋伏遇　厶官業履精深才猷敏劭贊棠陰而決訟已播能聲霈芝檢以旌賢行膺顯擢廣推厚

德遠惜餘波致叨澄汰之權實賴揄揚之助奔馳遠道未遑一牘之修飛洒珍函忽被五雲之睨感銘至劇數述奚殫

宮觀　致仕

復修撰宮祠謝丞相啓　　徐正之

詔綍甫頒方除罪籍恩綸薦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竄之餘更濫褒延之典伏念ㄙ自投憲網遂褫朝紳未嘗望絕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詎敢塵薄伎少裨竹頭木屑之功倦鶻空懷三市之悲飢膚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犒木之容自惟積釁之難磨備釐忱辭而上瀆畫墁其取食固自其妄矣乞漿而得酒仰又過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蒲散斯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言孤遯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汗鮮之中示以弃瑕錄用之意廣內九閽之邃俾寓真中真庭羣帝之祠具緣於此病駒而備剌史之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繫從欲之仁實賁空餐之愧號皆并而出已踐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復職宮祠謝宰執啓　　徐仲蓋

墜華書殿已冒隆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祿鴻私所被感涕自零伏念ㄙ與世參差為官拓落碌碌无甚高之論斷斷

惟自困之愚坎壈數奇連蹇三黜正如偃師造木偶爾始
傳合冊漆於游戲之間忽若工祝弃芻狗然已狼藉道途
於踩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敗之餘瀧吏譏訶亭
尉嘲罵倪出胯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内溝中九死之魂復
誰吊茲蓋伏遇 ㄙ官言合著龜而必應行中準繩而不
差念畎畝之餘生乃門墻之舊物叅接步武鮑叔牙獨知
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賞烏識韋皐之貴雖屢蠲再三
之瀆而不替終始之恩秘殿高華真祠優逸璽書絢爛即
組光新驟驚清切嚴近之班併為衰耄疲癃之寵息黜補
劇固已盡於獻三捨舊圖新上有期於借一

復職宮祠謝知樞啓

秘殿通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餼竊食無功自驚縻紲之餘
復冒姘懞之庇伏念某馮愚好勝任已直前適丁羣仇彙
進之初輔以奇詆深中之士微妖聚鬼倡造無根銷骨鑠
金誣陷不測彼快一時之私怒可矣其如謂天下之公議
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
之仁閔茲窮閭待盡之身收於散宮永弃之地蓋謂救十
得五庶幾有獲馬夫何問一得三又過所望者茲蓋伏遇
知院樞密以孤忠許國以斯道奄民簡在中宸典司密
命眷孤迹湮淪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再之期首

被一夫之澤通籍殿廬之遂置身宮館之閒衰耄為叨
逾至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坐以圖新鍥骨銜恩尚欲結纓
而效死

復職宮祠謝知樞啓

真館就閒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榮躋
嚴近之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非據喜懼交懷伏念ㄙ坎
壈一身漂零二紀恚衰善變而未免狗苟蠅營之態寢驚
憂厭鬼而上虞風聲鶴唳之聞悼東嵎之失莫追悵西崦
之期欲盡殆茲晚遇有愧平生著籍殿中紬書廣內進冒
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近秩清官閒祿厚戶外之屨
滿已無爵可羅璧上之梭飛而見蝎亦喜茲蓋伏遇ㄙ
官材隆國棟望重民瞻叅發迹於倫魁晚嘗庸於政路矜
收故物辱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褒陞之典三錫之
榮過矣難忘大造之訓一飽之腹果然空負素餐之恥

復職宮祠謝政府啓

寵歸書殿優假祠宮身在里閭而名參英俊之游官兼吏
役而居享稍廩之厚兼極叨幸倍積感慙伏念ㄙ學不知
方材不適用早塵三接躐取清華中涉百憂踐當艱苦因
風波之浩渺驚氣志之凋零一昨起自江湖付之卽卽量
既盈者勢必覆慶未終而已已加還卽丘圖坐更歲月悵

息黥之无術甘掃軏以自憐豈期沉廢之孤蹤均被涵濡之渥澤戴恩冒昧厥有夤緣此盖伏遇　厶官德協天心功昭帝載興起萬微之治方大有為陶成一世之才俾无不獲俯矜流落曲示甄收厶敢不激昂懦衷庶幾晚節雖莫酬於陶冶終有志於糜捐趨造无階瞻依罔極

宮祠謝丞相啓　汪彥章

黜居善地方依蠻服之民收預洪鈞復予祠庭之祿捫心知感零涕何言伏念厶初乏技能久洿班序但欲追參於簪紱靡思退伏於田廬果速煩嬰顯戲蒙止從於輕比姑屏処於遐方龍鍾七十之年躑躅三千之里念孰興哀於緩急唯當瀝懇於生成爰須繼粟之恩使遂叩閽之請茲盖伏遇　厶官學超今古威聳華夷致君澤民孟子本六經之旨制作禮樂周公誠萬世之勲頌歌既被於管絃人物皆歸於陶冶有如孤迹早辱誤知幸平日甄收常曲借筆端之潤乃晚塗顛沛反重為門下之憂逮茲抆拭之難尚爾矜憐之至厶敢不潛深伏隩補劓息黥飽粗糲於南烹已安分願望英賢於東閣徒企光塵

致仕謝兩府啓　歐陽永叔

獲觧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涕感伏念厶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夸

業素荒早接俊遊之末謀謨无取晚陪國倫之餘訖无報
效之或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百病侵攻乃以
難強之筋骸坐尸蹤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
上之哀憐又乃賜其閒可奉身而去悵賀國之已多受寵
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遇 ㄙ官權衡萬物佐佑三
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敷行于仁厚不遺故舊期革俗於嬴
風過借寵光俾民知受老致滋渙渥併及衰殘已目屏於
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惠文

謝宰相荅書啓

近奉桑毫遠塵台聽敢冀巖廊之重特貽尺素之文華衮
被躬自知其幸夜光在握誠足稱珍捧讀已還莞榮無措
竊以漢薛宣之故事未嘗移書晉何曾之持衡不荅小感
蓋丞相之尊重與庶位以懸殊名既不同禮亦異數如ㄙ
者材賢駕下門閥寒微綴參多士之林得食工農之祿雕
蟲篆刻恥于雲之壯夫抱槧懷鉛非董狐之良史質於清
議宛在下流自知甚明內省尤熟豈謂相公推好賢之雅
旨篤與進之虛懷採畫餅之名厚築金之禮憐潘岳之拙
宦深歎數奇許子夏之言詩曲加護短置於客右借以月
評垂耳之駒驟加十倍之價拖腸之鼠如餌九轉之丹窮

途有依鍛翮重舊比至京國傳聞搢紳假之餘光死不改
觀矧又金簡玉字別示於溫存圭竇華門頓生於氣藹恩
極丘山之重心非木石之頑瞻儉幕之芙蓉維遥感府望
傳巖之舟檝終濟迷精眷言蓬艾之微必期頂踵之報

惠文

謝太守惠書啓

隻鴈東飛借具傳悉之牘五雲南下遠勤報貺之章動高
誼於綈袍激懦衷於挾纊發緘疾讀猶已奚堪竊以抽牘
濡毫所以抒中心之蘊駢緘疊楮蓋將修下位之恭況昔
陪謦欬之餘仍將隸統臨之下投之翰墨禮所宜然報以
瓊瑤分疑非稱室暗覩神黎之照內熱烹仙醍之甘燦爛
温詞責飾有同於衮繡低徊末路聲價益重於蒲葵退有
其由良亦有自茲蓋伏遇

ㄙ官德容乃大謙尊而光以
五百年名世之流記三十載京華之舊遂令淺陋亦與奬
提ㄙ敢不剞劂銜恩銘心歸德永藏篋笥已為十襲之珍
俟布藩條更卜二天之庇

謝宰惠書啓

伏蒙ㄙ官以ㄙ投獻啓事特賜手書為謝者恭則不侮
佩厚之以何謙得之若驚撫徵躬而自失念無言不讎之
高義實為政以德之大端詎宜一介之寒儒輒被千行之

雅好雙鯉乍歸於陋巷拜而受之萬金俄溢於空囊喜可知也親朋交慶鄉黨增榮此蓋伏遇　某官輔世長民克已復禮學不厭而誨不倦居之安則資之深師帥一同既並德於淑人君子猗提百氏方制勝於大人先生吐虹霓氣燄於胷中走珠玉光輝於筆下鳴惟當律豈苟作云乎哉言必有章亦辭達而已矣乃屈承宣之體貌曲形問荅之威儀因其懷刺以相從且嘗執贄而旅進謂来而不往斯文棁市摳衣但欲求之於度數為傲物故動而愈出乎琴堂折簡遽聞報之以瓊瑤槩然郎公之五雲端若荊州之一紙愛人而有所譽者待我則不以重乎觀此可以見三千牘之才儁焉不特當十五城之價顧新奇之絶俗宜誦習以忘勞步亦步而趨亦趨孰云心補模不模而範不範夫復何憂某敢不秘在巾箱刻諸琬琰服之無斁傳百世以靡渝奉以周旋與六經而並蓄庶盡欽崇之節仰酬提奬之私

謝少卿惠詩啓

伏蒙尊慈以某忝奉天恩擢司帝誥特遺變風之什過形溢美之褒捧閱已還榮抃交集竊念某丘園末跡章句諸生東筆屬文不過篆刻影纓筮仕久預校讎蘭臺既接於羣英文陛復參於近列北闕之下本嘗貢於皂囊東觀之

中但恣窺於縹帙徒荷育材之惠尚迷進德之方莫談天
祿之玄空索長安之米令者忽膺簡拔驟荷甄陞進秩本
司代言右掖銀青三品之綬已愧曳婁綵綸五色之書將
何演暢矧宦遊之最美而地望之尤清上應紫垣法星辰
於大衆旁連黃闥接步武於台司方輿誦之是虞忽雅言
而為駭松茂栢悅蓋臭味之靡殊玉振金相但佩服之無
斁矧推稱之太過實藻麗以相宣有二雅之遺風乃一時
之絶唱隨侯明月既類暗投郢客陽春其如寡和但口吻
而成誦仍篋笥以深藏然於薄才自此增價雌黃已定求
依月旦之評華袞為榮更叱春秋之字顧言感佩曷可數

宣

謝推官惠文

遠遣使人特垂函教陳詩且百復衰逾三頌此衰罷豈堪
采掇竊以日新之謂盛德餘力則以學文議論不詭於聖
人言語獨妙於天下古人既遠来者何如平時為黼黻之
章及是則徵機之辱係乎所遇各以其時此蓋伏遇　某
官天雅存心四科高第白駒在彼空谷幽蘭生於深林不
患已知固有物主某適當思過渠敢遠人儻於困而有言
必為賢者之累南山有豹常飢霧露之中北海曰鯤行運
扶搖之上所期若此庸有取焉

謝推官惠文啓

伏蒙專介遠示珍函義薄雲天文如綺綉顧茲無狀安敢與聞此盖　某官發自名家韞茲令器菲菲蘭蕙生彼階廷琭琭珪璋出於追琢在家必達學古入官每矜舊物之尚存不惜好音而見勞某生同疣贅晚並松楸體靜心閑坐聽華山之猿鶴草生水潔神遊盤谷之林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四十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一

謝啓

惠文

謝幕官惠文啓　楊大平

某啓数目前伏蒙尊慈以灊山詩筆兩編曲垂惠貺躭翫之際歎服彌深竊以王粲從軍嘗聞流詠蒙莊試吏亦復著書頗或名家兼彰傳誦其如文多齊氣深貽舒緩之譏道異丘門用成恢詭之說非優入於聖域曷垂厥於方来恭惟　某官命世之才為時而出膺五百之運豈媿史遷冠三千之徒獨稱顏子矧於同氣俱負大名一枝連得於

桂林兩驥並馳於金坪雄詞冠古將挨天庭後進望風如
登龍坂為斯文之盟主擅當代之師門自屈佐於初筵亦
久沉於下位矧羣舒之劇郡控九江之奧區皖伯古城舊
主咎繇之祀灊峯勝地曹經漢武之遊真仙所憑司命有
集靈之宇禪林特盛祖師開說法之堂朱邑桐鄉之遺祠
廼令望江之舊治著于方志並在郡封標舉猶存風流未
遠自昔登高能賦始為大夫因事陳辭爰稱之賤非懷才
傑出命世挺生識際天人學該玄史將何以敷陳三道塞
清問於當陽區別九流究微言於墜簡此為遴選允屬當
仁學士巖電奇姿天球逸韻翔而後集同威鳳之得時聲
必成文類洪鍾之待扣一昨聖君虛佇明詔誕敷舉爾所
知公卿開慰薦之路輔予不逮制策有勞謙之言供筆札
於尚方臨軒墀而盱食文不加點益仰惠多之才喜於同
時猶恨相見之晚久契得賢之美果膺加等之恩佐惟月
之卿曹升集仙之書府碌碌如王固待價而已沽菁菁者
莪但育才而俟用某內慚慶幸獲覩鸞騰白虎深嚴已窺
條對黼黻清切仍草除書亦契黃綠唯增企慕敢期眷念
特示牋題仰披藻翰之詞彌切欽降之懇

謝生日惠啓

翟公巽

伏蒙　某官垂記射弧之日特貽華衮之文欽誦至言永

懷謙德占風人之吉夢追紀佳祥問絳老之疑年顧嗟遲暮

謝生日惠文啓　翟公奭

桑孤成禮尚記始生綵服拜嘉獲從嬰慕豈謂謙光下貴寵以雄文婉晚餘姿錫之難老賦攝提之歲嘉初正於孟陬論沙隨之年驚四終於星紀載惟春予但格感藏

謝黃漕貽書啓　趙德莊

弱歲趍風竊仰鳳星之瑞窮途漫仕容瞻斗牛之輝雖拜塵已後於吏民而遺愛尚存於草木屬叫米鹽之賤鈇然鉛槧之修辱雲翰之遽臨望星軺而若厲粲然華袞固多褒寵之榮炯若明珠殆有暗投之累靜言倒置屑示尊謙徒內訟之靡遑亦中藏之無斁恭惟　某官宏猷不器盛德有容政出神明緣以儒先之術論闢治忽形于國士之風自膺當宁之知久寄外臺之重以平日澄清之志宣明時寬大之書廉以律貪吏有望風而解去取而知予民無益賦而用饒宛彼大江之南沛然君子之澤方權綱之獨攬繄雄俊之彙征考厥官能孰若頴川之第一表于朝著正須江夏之無雙宜有詔音以從民望某非才自棄多難早衰沉埋州縣之勞已忘歲月侥仰門墻之舊有媿姓名顧方夔絕於天淵不敢進僭於賓客豈圖宏度尚軫孤蹤

慨然金蘭之思溢于筆墨之外倒陳遵之牘知不遇以衆人戔鄒陽之裾端自期於後日餘暑謝去新涼未歸顧宣六氣之和以導百神之社

謝吳屯田惠鈞隱圖啓

伏承長牋為惠者夫易以象為占象由數而起其間終始之所會上下之相參從而著言得以明道然三古而降九師其已學者之繁名家自尚獨惟劉氏之說盡見聖人之心仍著以圖頗重于世恭以　某官識繫之表敦紘之權謂本末貴於兩存謂同異不可一貫盡窮它習特貴斯書欲廣其傳且有所惠既使後来之取法抑知君子之存誠永以祕藏豈勝談悉

謝吳太博新注揚子見惠啓

伏承新注揚子先之長牋為惠者惟雄之書與聖相輔要以至正歸于大醇其或語備而艱旨邈而隱當在講解始能究陳此蓋伏遇　某官學有本元道無崖異惠釋者之意舛馳而不根判儒人之疑指柝而至著此施於教固有所尊何約已以相先特遣辭而見貶寔惟中行之玩其永子孫之傳

謝吳禹功送行序啓

伏蒙知縣奉議以某貢賦辟雝賜序一篇為餞者廣場較

藝濫收爨下之桐園水趍裝更累文中之虎劉書一紙季諾百金非徒贈人以言盖欲譽士之善摘句而讀栻目以觀爛然明月之殊光浮暗室鏗若鈞天之奏夢爽清宵顧行色以甚榮佩恩輝而尤渥退循際會實荷愛憐此盖伏遇　某官學冨天資望隆人傑鼓千波之鯨海不謝參謀之萬里之風揺未多協律壓倒元白之妙筆扶起周孔於斯文自宜先覺是賢寧恤後生可畏乃眷布韋之賤曲貽翰墨之新和郢中有数千盡降才刃吞雲夢者八九空歎詞源况復毫端直出意表粲星離雲布之狀擅鳳舉鸞驚之評顧比瓊瑶永藏巾匭既遇知於國士即持耀於皇都燕谷回春幸借吹噓之便莊鵬擊浪遂期羽翼之成

謝舒宰惠先正龍圖文集啓

伏蒙知縣朝散先生以某嘗再奉書乞先府龍圖文集今四月日特遣專使寵須一部者祕踰十襲尊不朽之家傳賜重萬金煥無窮之世寶顧非循然善誘孰肯應而不藏驩動閶闔光浮齋几某竊以有教立道吐辭為經諸子圖徽尚列百家之學羣公先正宜居一代之宗偉述作以何多亘古今而獨在若昔元老為時掐人十二庫之遺編如指諸掌三千牘之讜論不愧於天凡發乎身而加乎民皆依於仁而遊於藝充周誥商盤之躰陋燕歌趙舞之評綽

然有餘裕哉確乎能其事者雖仙籍蚤聯於箕尾然詞鋒長逼於斗牛一話一言未嘗無誨萬選萬中可以為師豈家至而日教之亦心悅而誠服也既已刻之琬琰且將編於詩書是惟偶鄒魯之真賢迺堪媲丘軻之奧典某也螢牕寒客蟫簡腐儒惠施五車無詒譏於書簾原憲二室茲見辱於錢神下愚不移方興未艾百舍重趼走廣川而扣董帷七日贏粮下會稽而探禹穴勤勤志其大者往往幸而得之矧當積善之家茲謂功臣之世作室貴夫肯構良弓屬以為箕手澤生輝汗青倍價一百里之師帥文不在茲乎五十卷之縑緗人病不求爾肆竭蕪音而有請亟分鳳藻以無違明月夜光投諸闇而自惜陽春白雪和者寡以弥珍靜循僥倖之原良出矜憐之素此蓋伏遇　某官幹父用譽事君則忠仲郢風規正應習於名教文饒氣節何必試于有司是以似之又盡善也聞詩聞禮固幼學而壯行有社有民紛遠來而近悅小以成小而大以成大中養不中而才養不才謂能尚論古人庶可請事斯語宣舉錦囊之蓄誕增圭竇之榮投以瓜而報以瓊望不及此根於心而見於面喜當柰何某敢不春誦夏弦夙興夜寐欽而無失雖風雨以靡踰用之弥明與子孫之咸賴

雜謝

賜金紫謝漕使啓　　晁之道

雲天遼郭絕望華途寶帶陸離忽紆新渥幸踰其分媿甚於榮伏念某初乏技能久叨任使雖知盡瘁豈足為勞敢期溢美之言誤徹蓋高之聽貸其罪戾錫以恩光分內府之貢珍極上方之制作仰窺奪目俯揆汙顏攷國朝之舊章惟侍從之成德乃膺此寵是為至榮夫何弱植之微亦玷邇臣之賜此蓋伏遇　某官誠心舉類厚德鎮浮推緒餘以及人固多沾溉極周旋於薦士益大規模每於議論之間曲借吹噓之助居然孱陋有此叨踰某敢不審求諸身期稱所報庶激昂於駑蹇勉稱荅於恩榮造謝無階銘心有寄

教官謝太守詣學啓　　盧商卿

樂泮水而假烈祖頌述僖公即學官而見諸生史稱何氏載在芳諜留為美談昔雖剽聞今乃親見共惟　某官英標映世奧學傳家銀漢非人間之流玉麟真天上之瑞激昂膴仕凌厲亨衢瑣闥綸闈寖更清選儀曹經幄蔚有休聲益注意於九重亟陞華於八座屬藩垣於一里寄正藉撫綏輟廊廟之長才用寬憂顧載膺紫詔夙戒朱轓方此下車未遑它務念賓興賢能者孰先於善教而經緯天地者莫大乎斯文五馬擁麾光臨黌宇三鱣開讀首及腐儒

既承命以升堂擬執經而避席欽崇愈謹荒陋奚堪好為
人師固嘗遺於聚罵此非子坐徒自取於嘖言況昧書癡
敢誇易聖菱滋誤襲太極誰傳平日牀頭僅存簡帙暫時
紙上曷窺淵源賴海量之兼容雖蛙聲而俯聽愚者必有
一得尚冀樂成刺史入為三公行看迅召伸於知己便乎
近人誓竭疲駑力圖報稱

謝校文畢回任啓　　熊子復

伏以彈冠晚出每顧托於洪鈞懷橅遠来乃獲窺於崇伋
衆上宰絶殊之寵實小儒希曠之榮方銘感於寸裏用控
忱於尺牘竊以姬室賓鄉而興賢者蓋當大比之期房公
尹京而選試官必屬鴻生之望仰惟舊相起殿近藩如阿
衡之佐商家已聞專美若周公之来洛邑茲見感動比延
應詔之諸生併寵校文之羣吏有如淺學亦荷深知伏念
某久困膠庠晚離場屋辱選掄於巖廟猥傳授於泮宮儻
文相公道開百聖名震四夷風俗再淳相堯舜而在上文
章三變推燕許以為宗暫典輔邦屬宵俊士君子時雨之
教既益廣於陶成師尹巖石之瞻佇復專於柄用肆推餘
潤施及孤蹤某曷報此愚惟勉所學樽櫨弱植尚依儕宇

之摩空紼纚輊帆或助神舟之濟海

謝沈帥送酒啓　　留嗣宗

頃膺特達陪孔融坐上之樽未學歸休有彭澤籬邊之餉喜踰望外興動顏間恭惟　某官性稟中和氣鍾渾厚涵泳六經之旨沈酣百氏之流自得於中厭古人之糟粕必形諸外芬作者之英華醞藉過人醇雅飾吏玉壺瑩徹於襟臆金甌久留於姓名挹爽氣於溪山幾勞觴詠暢皇華於原隰益見澄清顧淮陽方溢萬口之歡謠而魏闕正渴重瞳之注想龍章召對醲分九陛之天香虎節揭來釀就七閩之春色麴蘖未施於功業樽俎閑收於笑談惟吏與民式歌且舞芙蓉幕下想多式燕之娛桃李城中敢意餘波之及媿深顏渥感極心醒某獵涉不醇言語無味嘆沉迷於州縣獲傴僂於門墻豈期識面以知心不待乞漿而得酒青州從事已聞北海之分烏有先生不起東波之賦恩重百朋之錫醉期千日之榮恐無德以將之抑未知其趣爾猖狂走筆誰相從於文字之間忼慨忘懷孰索我於形骸之外雖三盃可通大道而一斗未能百篇乃日省於吾身敢沈荒于厥邑撥煩剸劇猶勝不醉之人激濁揚清且笑獨醒之客僚屬想陪於河朔兒童謾唱於銅鞮何妨協氣之醲再浹鳴絃之舊生而願足此時已識韓荊州來

欲有言他日更依曹相國

謝講拜禮啓　　陳阜卿

伏蒙枉示牋辭曲敦拜禮老而耄及方屏迹於投閑齒以德尊敢當仁而借重辱承謙抑尤倍兢慚恭惟　某官賢以下人貴不驕物念青衫傾蓋屢陪笑語之餘今白首分符復忝交承之末特伸雅契將激頹風然而倦翼投林靈舟倚岸舊學飄零於晚景初心彫喪於畏途敢以衰病之鄙夫輒領勤渠之盛意禮惟其稱也豈過於情文拜不已重乎願容於遜避但深佩服曷究悃悰

謝張相譔墓銘啓

行過古人雖繫操修之効信傳來裔必資論譔之功獲託斯文有光前史威榮交集涕淚橫流伏念某蚤襲箕裘粗聞詩禮須大門之嘉遯慕昔人之高風栖遲一畝之宮睥睨萬物之表同席而坐率多名世之賢曳履而歌但樂垂衣之治膺神考之昌運遇熙寧之丕圖士無懷寶之羞人有拔茅之望東湖水閣方欣蛙吹之暄北闕雲開遽被鶴書之照屬負薪之引疾非俟駕以徐行輒披肺腑之誠遂獲芻蕘之請名綴熙朝之仕版身為清世之逸民堯帝乃神始縱巢由之洗耳漢皇大度不留黃綺之居月人即後夜之歸但切逝川之痛冢木已拱幽碣未刊誓托知音發

揮遺範講求師友考論淵源叔向深仁汶齊有託山公尚
在嵇紹不孤猥沐容爰賜鴻筆張述盧箴崔湜推二美
之稱顏書李文會山兼四絕之號豈緊盛事迺集私門此
蓋伏遇　某官厚德鎮浮清名激濁制作俟於造化論議
通乎古今言無愧辭功必及物力辭黃閣之柄遠慕赤松
之遊挹袖拍肩嘗荷解頤之盼伸紙行墨特及迂華衰之
褒丕揚潛德之光茂著文幽之操山林之士相慶里巷之
老驩傳義冠幽明恩沾存歿某謹當勒諸琬琰傳示子孫
克紹祖風期不忘於家學俾家世美譽必報於恩門

得州學職事謝太守啓

游談無取方升君子之堂讐校非長邊館諸侯之學居有
事賢之幸退慚養士之仁竊以一卷之書尚有師友之教
千乘之國盍忝儒藝之宮方矧扶風馮翊之邦篤黨岸遂序
之化蕃籤插架擬石渠天祿之藏斷簡殘編備魯壁汲書
之富惟古今之並列實真贋之相仍凡章句義疏之文與
倫傍點畫之字必假朱黃之正庶幾魚魯之分宜得該通
以之訂正豈容不肖亦游人間某也讀書不多識字有數
幸年數之未暮憑六章以自宣斗酒百篇無復長安之豪
氣一倡三歎空遺清廟之遺音累十上而被貂裘分無真
賞一再見而賜拱璧乃辱諺恩知我者希得此蓋寡此蓋

伏遇　某官以藩鎮之重屈韋布之添凡一時賓客之間皆天下豪傑之士裂裳裸足無復四方之游抱槩懷鉛益精六藝之術

又不貢書謝宰相啓　　滕子昭

竊以仰泰階之六符未遂披雲之顧轉洪鈞之一氣久蒙播物之恩敢憑盈尺之書少伸方寸之志念某稟資甚拙賦性至愚初乏非常傑出之才欲為甚高難行之文恥踵常而襲故思舍舊而圖新強以艱深之辭用飾固陋之質陳言務去戛戛乎其又哉故步俱忘規規然自失也坐此不敏之咎缺然修敬之儀省人殆無所容拊膺殊不可解豈有迹幸處化鈞之內名不聞記室之前既未能高舉遠引不在乎人間寧無望兼收並蓄待用于門下縱不求於聞達曾何繫於去來矧又困於遐荒敢自絕於造命正以朝夕營度之窘不知日月積累之深吻欲出而聲益悲筆將下而書復止徒爾自苦竟不能奇矜持悉歎於空幽萋斐今成於貝錦已負凶德之譴遂致間言之乘命也柰何時哉易失苟一慙之不忍恐三至之愈疑蘄貫不韙之愆惟恃有容之德念韓愈亦人耳傲翰林相國將何求豈孟軻好辯哉距楊朱墨翟不得已伏望某官待物以恕存心至公浸潤之譖不行愛惡之感立辨深得聽言之道大推

觀過之仁察其竭節盡瘁方切於售知何至掃迹滅影自
甘於擯棄非素有喪心之疾蓋失於用意之勤三年飛三
年鳴固將有待一人毀一人譽其敢求全儻少寬後至之
誅庶不為先入所奪君子之仕行其義雖成功之在天小
人之過謝以文奠歸恩之有地有為激切難鏊敷陳惟乞
鈞慈俯垂原貸

謝陳州李丞相治具餽送啓　楊大年

肅奉簡書言旋京邑經塗攸出授館未遑忽汗丞相之車
俯及旅人之次置之右席接以温顏趨衛幕之嚴初令長
揖設曹樽之味猶許獨醒乃至匏禾百車邊豆九品一日
再駕式顧於郵亭終夕九廻不遑於肺腑加以預西園之
宴陪東閣之賓奉簪履以為榮羨車魚而同賜禮惟異數
恩實非常褒深極華衮之殊顧矚比陽春之暖玉掌斟酌
靡許固辭台座熒煌尋空下拜得厠原嘗之上客復見陰
郭之小侯且陪秉燭之歡仍恕吐茵之失挹江海之量寧
測沖深聞俎豆之談自驚淺陋奬憐彌極短拙尤多燕昭
築臺雖從郭隗而始陳蕃解榻誠非徐穉莫當以此揣循
若為勝克幸盤桓於信宿得企仰於雲天屬發斬之靡遑
嗟戀軒而何及既罷駑之雜佩又出羨於長亭元戎十乘
以啓行清酒百壺而悵飲都人改觀行路增輝矧乃慮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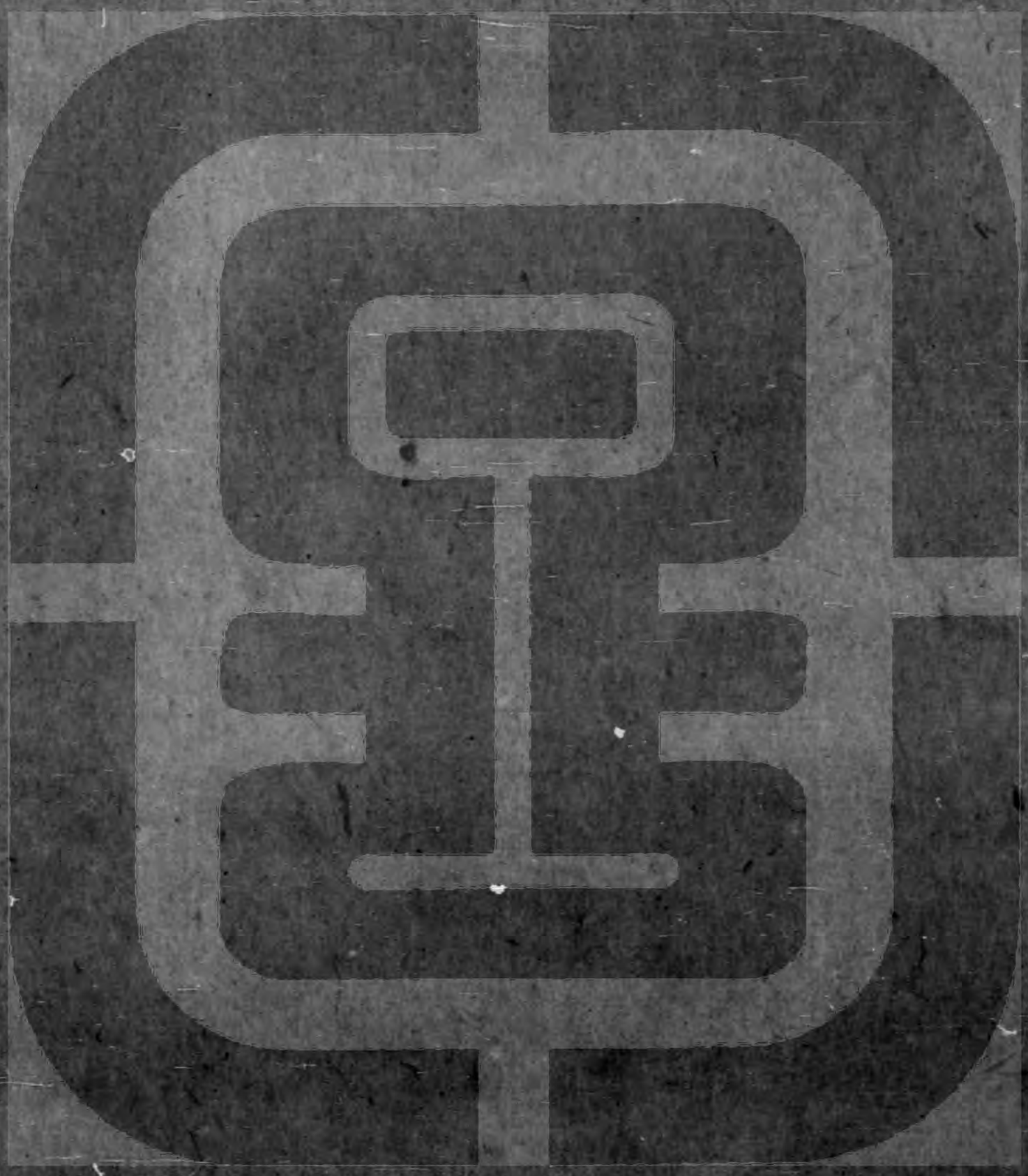
旅之餒而別輟萬錢之饌念中逵之勞而特假千里之駒使飽德之無厭且致遠而不泥何漢相之至重顧曾儒之太深吐握之勤實光於令德鳴吠之賤豈忘於大恩循載籍以遐思撫方寸而內激述王粲從軍之詠良或未諧慕馮諼市義之心終期有報

賀莫提刑臨訪啓　趙承之

比者循陔就養奉雉從親驅朔野以抗塵戾鄴都而釋蹻夤緣天幸邂逅使華聆弩矢之方前趯然螽躍覘雲霓而在望瑩若霧披輒修固陋之容獲拜瑩煌之坐即焉溫厲霽以威嚴亟迓玉趾之勤特枉蘧廬之顧侯嬴遭罵謬當虛左之臨李賀得名始自高軒之過寵循墻而莫避懼集木以何勝蓬飄遽阻於依風杓直俄驚於改歲逖瞻持斧第劇搖旌仰惟翕受春祺誕均邦祐恭以某官丈丈昴精鍾粹箕尾孕靈嗣裘學以彈冠副弓招而入彀掞庭摛藻無文士之爭鋒重席解經有儒生之折角亟簡都俞之眷婁專盤錯之權宣化承流民歌來暮登車攬轡家積去思刃恢乎其有餘陂撓之而不濁粉闈密勿蘭在握以彌芳玉節雍容繡表衣而增煥職峻兩河之寄法提三尺之平人自不冤雀靡疑於穿屋廳使無訟燕獲理於爭窠姦贓消縮以若臨其家長老稱道而不容於口固已聲蜚當宁

譽竭諸公齊政報成僅周於五月漢台登拜靡待於十旬
竚膺丹詔之咨求式慰蒼生於願望而復盱衡奬善推轂
援能常躧履以烝髦每虛襟而籲俊出雌黃於脣吻有味
其言變霜露於呼吸無私於物故得英翹企踵疏逖傾心
君忘重繭之勞樂就執鞭之役自矜頴脫難求售於囊錐
爭附家儲盡希光於藥籠夫何小已亦在下風如某者鳧
脛微蹤鷯枝弱植幼棗昏而不慧長樗散以無成議絕月
評媿難言之童子學乖日就非可畏之後生徒以教謹折
薪望深肯搆俯青氊而自惕對黃卷以徒勤妄意絕編愚
殆迷於數馬僅成燥吻技益悔於雕蟲遽牽骫骳之文輒
玷科程之選工繇誤墨因強飾於蠅頭志在續貂遂兼收
於犬尾顧濫滔之若此宜局蹐以何如靡圖衡鑒之私每
借牙齒之論與其潔已振以餘光鳩傳翼以奚堪羊蒙皮
而益畏載懷提耳誓謹書紳誼重通家切遂登龍之慕跡
殊在寢猥階附驥之榮敢不勉強蠖信庶幾鉛割期少增
於拳勺願終托於埏鎔此日趍隅已忝升堂之幸異時望
舄冀迯媚竈之譏輒布悃誠上塵聰聽陽和滋燠憲務彌
清敢乞倍保寢興永綏福履

謝蘇帥延遇啓　　趙承之

掃舍人之門素馳心曲歛叅軍之板獲造庭隅曾微左右

之容輒叩榮煌之坐飾鄒陽之罔陋雖鏊私誠霽魏相之
威嚴蓋踰始望恩加一眄榮重千鈞矧加體貌之隆竊等
門闌之役賜韋公之雲朶圭竇生輝頒文舉之酒樽龜腸
徑醉屬迫循陔之養亟成遵陸之行代馬增依居遠北風
之傃井蛙自失夢回東海之游悵挾日以旋驅邈如秋而
結戀恭惟雅俗坐鎮方民大和澹乎自持綽然有裕伏以
某官熙朝聞氣冠古真儒所謂千載之逢奮於百世之上
躬蹇蹇以匪故民巖巖而具瞻續春秋以著書權衡王道
旁離騷而掞藻衣被詞人顯膺謀帥之求出總殿邦之寄
軍中改觀閫外生風竚勤宣室之恩行迅鋒車之召師榮
三錫奉穆穆之綸言階煥六符据潭潭之槐府信諧輿議
寔允壯猷某方走魏臺浸睽燕館撫萍蹤而地僻望棠含
以夭遥冬律向遒塞垣滋凛